

林投仔睡了，陳切翻個身也睡下了，最近她老是身體遲鈍，也不知怎麼了，就是貪嘴，老覺得餓肚子，吃食又沒胃口。

收歸國有

時間之輪這樣奇妙，當初從鹿仔港上岸的國姓爺大軍，也遭遇了相同的事，鹿耳門大滿潮，清兵的船艦也是從鹿仔港那裡上岸的，帶頭的依舊是同一個人，施琅將軍，聽說他現在已經從東寧王國的叛將、降將，一路做到大清朝的靖海侯了！東寧王國也滅亡了。

一度大員處於無政府狀態，但是島上的人民繼續過日子也無不妥，沒人來管不代表會世界就會混亂，反而是管多了，才會釀成悲劇。

這次大清國的兵將來大員，大員的人民學乖了，跑得遠遠的，根本沒有人要去勞軍，免得那些清兵回馬一槍又殺過來搶，可是東寧王國的延平王爺和大官們，可就人人都有了不一樣下場了！

大員島上的漢人都是道聽塗說、繪聲繪影傳播整個事件，也不知道他們是吃飽太閒，還是心有別屬，他們說：

「總督姚啟聖統轄福建全省兵馬，好大威勢，連提督先取方湖還是大員都要聽他的……。」
「……巡撫居然叫吳興祚，以後別想出頭了！叫個吳興祚管諸務、錢糧……。」

「聽說施琅要回來報仇，他從銅山布陣誓師出兵，取方湖的虎井、桶盤嶼……」

「一次就拿下方湖……。」

「賽諸葛陳永華不是很厲害嗎？」

「再厲害，也經不起被人害，反正鄭克塽這次是聽劉國軒的，他那個丈人啊……」

「你伸手做啥？……劉國軒手長？甘毋影？賣亂共！」

「亂共也沒人來抓你……，罰錢事小，打？尻穿打到開紅花……」

「你沒看到，八月初二那一天，那些大官老爺們都剃了頭，跪迎大清國的官兵，真爽快，作威作福也有那下場，每一個人頭皮青筋，還留有一條豬尾巴……」

說話的漢人說的高興卻越說越小聲音，未來，大家也要頭上留一條豬尾巴才能活命了。

「聽說大湖的寧靖王吊死啊！」

「是抹脖子死的，他那五個妃子才是吊死的……，唉！可憐。」

「做王爺真好，有五個老婆，我一個也沒有，」說話的漢人吁嘆自己的命運。

「他還寫絕命詩：『艱辛避海外，只為數莖髮，而今事畢矣，不復採薇蕨。』」

「他還能挽過貓吃，大員土地肥沃，種出東西都被他們的兵割了去，連滴水簷也要給他們錢，你看看，現在還有幾家屋頂完整的，都拆光了……」

1 閩語：別亂講

2 尻穿：閩語，髖部，讀音ㄅㄨㄢ，打屁股之意

3 過貓：蕨類，可食用的一種蔬菜，類薇蕨。

「摺來（接下來）會怎樣？」

「啊哉！便看。」

大員的漢人就是這樣認命了，人人只求餬口活命，但是大員的原民卻是越來越不肯認命了，尤其是住在大山裡的原民，他們的獵場被入侵，他們的農地被侵占，還被說成「青番」他們族裡的女孩兒和女人被擄走，甚至被殺，他們已經忍無可忍了！

以前紅毛人進來大山傳教，大山原民也曾經歡迎那些紅毛神父，可是沒過多久，神父們帶來紅毛兵，將族裡的女祭司盡行驅逐，說她們行的是巫術，害了各族的女祭司餓死荒野，那些曾經歡迎神父的番社，統加起來就有二百三十幾個女祭司被驅逐出去，原民各家族裡的女祭司一下子凋零殆盡，都餓死了！

大員大山裡的原民更珍惜族裡的女祭司，她們都是有能的女人，能與祖靈溝通，教導族人觀天象、敬拜祖靈，趨吉避凶，還能醫治疾病。

現在大員平地的漢人越來越多，平埔族不時也遷回來大山山麓居住，幾世代以前他們也是從這裡分家出去成了一家一族，現在這些家族退回大山已經和以前不同了，想法不同、做法也不同。平埔族和高山族原民開始徑渭分明，也都在劃清界線當中。

林投仔將牽手陳切叫來，他不知從拿裡拿出一箱銅錢，都是東寧王國的銅錢，圓形方孔，和大陸的錢不太一樣，鏽跡斑斑，串錢的繩子都朽了。

「汝看，這些錢都不能用了」

「為何不能用？」

「這是萬曆錢，現在萬歷亡了，這些錢都不能用了。」

「真可惜！」

「我們現在只剩下糧食，這些錢要想辦法埋起來。」

「化成銅塊，不行嗎？」

「不值，銅分少，化開了也無用。」

林投仔見陳切性情爽利又理性能做，生了孩子以後更勇健，平埔族的女祭司很有手段，能調養女性身體，難怪這裡的平埔女人都長壽。

「我說，以後若我不在了，汝不要存銅錢……」

「呸、呸、呸！什麼在不在，都在，汝說，不存銅錢存什麼？」

「存黃金」

「這裡有黃金？」

「大山原民有黃金，他們也會拿下山來換米糧海鹽和棉線，汝要切記，銅錢只能納稅用，若存有黃金，改朝換代都能用。」

「阿兄……你黃樟伯也認為要存黃金，有機會我會叫許土也如法，汝千萬要記的，財不露白，免生後患，知否？」

「記住了，存黃金、不露白，銅錢納稅，惜糧入倉，要保存好。」

這些原則成了鹿港林姓家族的立足根本，也是黃、林、許三大姓的保命之道，他們和當地的平埔族合攏，採用大、小結首制度，改換名稱管理莊稼人，且繼續招募來台的大陸人墾荒種植，與來到鹿港貿易的海商通商，鹿港日漸成了大邑，也有了市集，市集上有打鐵鋪、糧行、碾米的「米尪」和油行，連豆腐、醬油都能買到了。

逃亡來的大陸漢人更多了，連和尚都來了，還有道士、吹鼓吹、作戲的戲班子，剃頭的、居然還有妓女！這可把在地的原民給驚呆了！

來人說了：「大員以經劃入福建省兵備道，兼領行政、司法、財政、教學、科舉、軍事等一切大權。」

「哇！土皇帝嘛！」

「皇帝輪流做，明年到我家！」

「下輩子投胎要認好生門，當皇帝？你有幾斤重？」

當男人吃飽後在大埕練武功時，就是練嘴皮子，這些單身漢現在都被稱為「羅漢腳」到處依附在頭家底下勞作，他們得了工價，慢慢存錢也能成家，頭家好，羅漢腳就有出息，頭家苛，羅漢腳也會逃跑，在大員的土地上到處亂竄。

鹿港已成大邑，羅漢腳都能娶到平埔族女子為妻，有了妻族的庇護幫襯，也能墾出田園種植莊稼，自成一戶人家，幾個小戶人家集結就成了庄，一庄一庄互通有無，也互相嫁娶通婚。

不遠處的「營盤田」自從改朝換代以後，成了兵頭的莊園，他們的人比較兇悍，兵丁和將

官也成家了，但是他們的組織比較嚴密，男人們都有武藝，成群結隊都能保衛莊園，不似荷蘭人時期來此的漢人所組成的莊園，只能忍耐，行事溫和，善協調溝通。

林投仔在鹿港邊的市集築了幾片店鋪，將莊園裡生產的蔗糖、米糧送去外銷販售，有大陸人來收取糖米，裝船外銷日本國，他不能不努力活著，兒子們還小，妻子又正值青春年少，他是父老仔幼妻少年，他不能不替家人著想。他待人溫和，羅漢腳來此作佃，五、六年也能成家立戶，莊園人多了，成了村莊。

他的大埕幾乎天天都有人來聚會說事，耍嘴皮子練武功，還不時有人介紹新來的人找工作，他大多接納好像是來者不拒，他看似大方接納一切，心裡也不是沒挑選，他老了，萬一有人不馴，貪他的妻小家業，他自知是無力保護，他只能善用心智、巧安排，妻子陳切很護家，不隨便與男人攀談，他不無放心，他家的大埕成了訊息交換中心，來人說新鮮事，都能讓他嗅出異味，大清國的虎狼之師要來了！

「……說是三年一輪，六年一換……」

「考狀元嗎？三年六年的，說什麼那？」

「官職是三年一任、六年一換，就是說，做得再好，六年期滿也要調離，做不好，三年就走了……，還不准攜家帶眷來赴任。」

「壞了！壞了！」

「啥壞了？汝壞了嗎？」

「那些做官的，不帶家眷來上任，保證壞事！」

「甘毋影，你毋驚人喔！」

「我保證，他們來，沒剝你三層皮，算我輸給你，他們連石頭都會榨出油來。」

「一言難盡啦！我自小就怕了，要不也不會跑來這裡，沒死在海上，算我命大，誰知道以後還有沒有命喔！」

「大難不死必有後福，汝怕什麼呢？」

「還聽說大清國將承天府改為台灣府，設有總兵和按司獄，也稱台灣府治，那些墾出來
的土地設有台灣縣、鳳山縣、諸羅縣，方湖變澎湖，設有巡檢司，沿海大港還有海防同知衙
門……」

「赤崁樓還是由最大的官兵住，台灣縣知府住在以前的承天府公署衙門……」

林投仔靜靜的聽著，心理無端升起寒意，他必須早早做準備，否則當國家的大輪輾過，他
的身家性命、以至於妻兒子女都將成為齋粉！

萬一他沒準備好，將來少妻陳切會變成孤兒寡母任人欺凌，他也將憾恨九泉，自己不想絕
後，卻會讓自己的後代成為奴隸或人頭不得自由，這種人生他不要，他是太有感慨了！